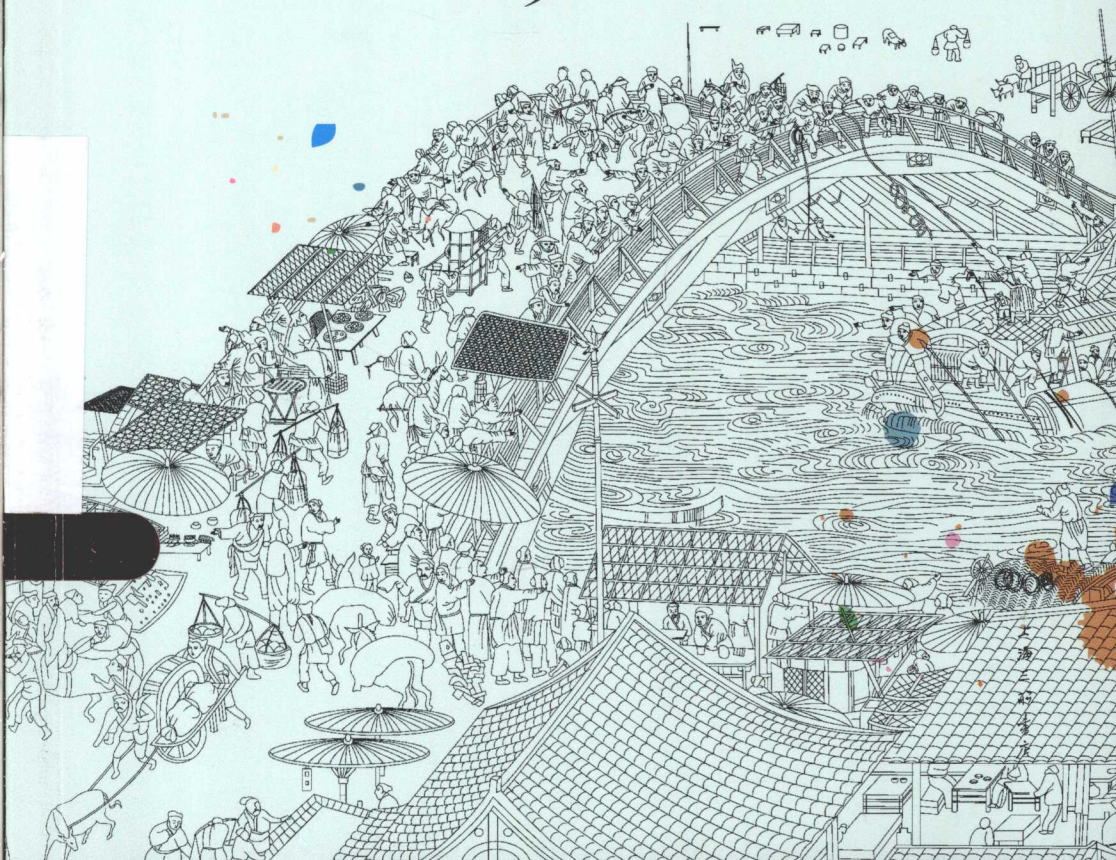


「美」黄仁宇 著

汴京残梦



014038631

1712.45
683-2

汴京残梦



〔美〕黄仁宇 著

[712.45

683-2

上海三联书店



北航

C172614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汴京残梦 / (美) 黄仁宇著 .

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4.5

ISBN 978-7-5426-4469-5

I. ①汴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5794号

汴京残梦

著 者 / [美] 黄仁宇

策 划 / 严搏非

责任编辑 / 黄 韬

特约编辑 / 李伟为

监 制 / 任中伟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 /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8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40千字

印 张 / 6.3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4469-5/I.792

定 价 / 35.00元



北航

C1726141

献给凯蒂和吉恩

楔子

——话说那大宋宣和年间，杭州府学子徐承茵、陆澹园、李功敏三人来到皇都汴京，参与礼部应举，不料朝廷更换法度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今后取士概由学校升贡。那三人道：“小的熟读诗书，也及于押韵黏贴之类，怎奈朝廷朝令夕改，于今倒只注重书画医算，与小的等十年窗下功夫本末相违。此莫非前功尽弃，直恁地了得？”

——慢一点，你写的书是准备念给明朝的人听，还是供现代读者看？

——何来，——怎么的呢？

——你的话本要是念给嘉靖万历年间街坊上的人听，倒也有它的风味。可是你要在新世纪来临之前作畅销书，却免不得另有研究。其写法务必融合于当代读者心理。

——可是我所叙乃北宋末年事，难道不顾八九百年间的差距，用当时人不知其所以然的语句，作当时人无从了解之想法？

——你写的是小说，还是历史？

——历史小说。

——这就是了，究竟还是小说。小说者 fiction 也。Fiction 者寓言也。历史只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。历史小说虽不离现实，但是要兼顾应否如是展开，是否另有门径。因此务必迎合读者心理，叙实时与读者一同叙实，虚构时与读者一体虚构。即纵有瞒谎之处，亦要吊通读者彼此包瞒圆通，否则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，卢俊义壁上题反诗而不自知，宋江在李师师宅之阴暗处窥见徽宗等事，又如何站得住脚？难道全能禁得起合于逻辑之质询？

——那么我这文稿，你以为是话本的，应如何处理？

——放弃它，一切重来。

第一章

他虽然气喘未已，却神智清醒。

他知道自己亟应站起来。如不即刻站起，可能永不会站起。尤其也要使坐骑迅速地站立起来。马匹四脚落地，可不是好现象。

他们已在下山的坡道上，这是一座小山坡。继续下坡，应离人烟之处不远，或者前面即是真州。

陈进忠到哪里去了？这家伙……

不，他不当对自己的马弃怀疑，他不过往前探视，打看有无村舍，可否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，也先替他找一杯开水喝。要不是他如此一介孤忠，他不可能随着自己到这蛮荒绝境里来。为什么他连马也带走？他不得不如此。这里一片荒凉，连一株系马的树桩都没有。

要是能撑到真州那就好了。先不管他金人是否驻在，讨到一杯开水喝再讲。况且“渡易水，歌燕市”，他别无他法，只有有进无退。

他一闭眼就想到自己母亲，不知她老人家这时在杭州家乡做什么？还在绩麻？她曾不时替自己沏得一壶好绿茶，现在儿子连一杯茶都喝不到了。他老人家连壶嘴已砸破的茶壶都舍不得丢。她开口

就说：“他们都不叫他徐老爷和徐相公了。有些外头衙门里来的人就提名道姓的叫他徐德才……”

他在杭州时真耐不住她啰嗦。为什么现在置身在河北的荒丘上，倒记得起这些话语？人穷则思父母，这话是说得不错的。可是他并没有联想到自己的父亲。他名叫徐德才，人家都以为他是徐得财。结果又无财可得，还被人视作“工商异类”。怪不得自己三代无名，无法与公卿将相的子弟较量……

不，他不应当如此轻蔑自己的父亲。好子不厌家贫。他不是立志自己打开一条出路么？不是决定以军功起家么？并且吟诵着“圣代即今多雨露，暂时分手莫踌躇”么？他仍是只有有进无退。

他强睁着眼睛想站起来，只是气喘未已，站不起来。眼看那坐骑也和他自己一样，在很费力地吐气。要不立即站起来就会永远站不起来了。他想来害怕，所以又再闭目思量。

闭上眼睛，他又见及祝，画学正何叙，集贤院领院事的郑正，和他一起去南薰门里油饼店吃茶论说的太学生，甚至和他一起搭船南归私带骆驼毛营利的白某。何以会牵扯想起这许多不相干的人？他想逃避当前现实。他想把躺着的荒丘和垂死的坐骑当着一场梦寐看待。他只能从远处着想。他想着在清江口学画船，在万胜门练骑马，在潭州或长沙买毛边纸习大字，河阳，江州，荻港，姚沟，蒋埠……

可是忖来想去，他忘不了那张择端带稚气的笑容。他也难忘记李伯纪大人稳扎缓进的策略，又不时仍想起五姐茂德的“汴京八景”。想及这些人，也逐渐将他自己带回此时此日，重归于此身此地。因着陆澹园而忆念着小妹苏青，因此也听见她所说的“哥哥好生照顾自己，娶个好嫂嫂，好生服侍双亲，那我也放心了”。

想及苏青，也想及曾有床第之缘，却未亲芳泽的楼华月。为什么把全不相干的女孩子混在一起？只见得红颜薄命，上下皆然。即

使苏青今日成亲，以陆澹园的习性而论，她的前途仍在未卜之数。想及五姐，必然也想到她那“淘气的小妮子”之念妹。这时候引上心爱人，不禁心头刺痛。

这两年来的经验：一触及自己心爱人，欲即不得，欲见不能，两年之内也难得通过四五道书信，总是隐伏着前途未可知之数，想来不免心慌，现在既已呼吸不灵，不能再犯上心慌。

难道绿窗新语，烟雨传奇，你读“‘见关’莺语花底滑”，我读“‘瞰关’莺语花底滑”还不令人寻味？谁不知道“瞰”即是“见”，而且句中也带着芳馥的气味？他们之间还有“紫径撷英”如此离奇之事端？又有“苏堤对岸人畔柳”水中看去的倒装法？再随着“九嶷山里深处，洞庭湖岸近旁”的两地相思，这不全是古今带着流风遗韵的人物也难能遭遇的机缘吗？

可是至此看出：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，一切都已既往。今生无望已是大势所趋了。他一生只见过她三次，这第三次，很可能为最后一次。他为什么要在道别时说出“天上人间会相见”的不吉祥语？可能此句已成谶语，他还害怕金人要将她派嫁番王。这时候救护不得，自己卧在荒郊，坐骑待毙……

为什么陈进忠还没有回来？看来他永不会回来了。

不，他扭转自己。不承认也否定今生无望。再过一会子，只要气喘稍止，他仍要挣扎起来。纵使“频年踣躅成梦幻，几度驰驱付尘烟”，他仍旧可以卷土重来。要点在想宽想大想远。

他还在候着陈进忠。马弁回时，他要他将自己搀起，马也扶起，这才是卷土重来。他一定要从高处深远处和大处着眼。

他可以纵观五年之前还没有和心爱人邂逅时的情景。不要沉溺着现今是靖康二年，或者什么建炎元年。让它倒推回去，只说于今又是宣和五年吧。

第二章

宣和五年三月二十日，徐、陆、李三人在敦义街老虎巷刘家缕肉店晚餐。这家烧得好的炙金肠，主菜则有沙鱼两熟和葷炒腰花。这里的店小二早已知道三位老主顾乃是今朝的文魁才子，他日的尚书侍郎，于是引进后楼的僻静房间，不容下流妓女闯入卖唱乞讨，也负责挡住本路查问的巡检。三人才能在酒饭之余畅所欲言。

酒过三巡陆澹园脸已微红，此时说起：“我想这一套视作荆国公的新法与否无关大局，主要的它一定行得通。”

徐承茵提起他的注意：“你去年冬至前还说公算不高。”

“承茵兄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”陆澹园再一口，继续说出：“迄至年底他们还只让我们清点骑兵数目，我还是将信将疑。可是于今他们将步兵人数也一并交付我们清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。”

徐承茵心里明白：陆澹园算学刚毕业，即派至新成立的审计院。初时尚不过是见习官，也和其他人一般无二。可是自今年元旦起，天下兵马人数全让审计院清理。然来枢密主兵，三司主财。各节度使和各都统监所报的数目总是至枢密院的少，以便在作战时推卸责

任；至三司的则多，以便虚冒粮饷。于今审计院职在照磨，亦即是要查勘得明白。不仅报至京师各衙门的数目要彼此相符，即各路总数也要与下属的分数能够核对。于今院里又扩大职权，陆澹园也加了一个离奇的头衔，称为“延引官”，有从八品的级位。

谁不知道“不怕官，只怕管”？于是各路派来京师的承担人员少不得要到审计院问安送礼。主要的任务乃是解释账目上的数字彼此不符各有缘由。当中有结账的前后时间地点不同，也有驽马出生，也有严寒冻死，还有亡走复归，总之即少有不符，亦无虚冒隐瞒情事。于是圆通默许之后审计院人员也一齐沾光，他们的举止较一般京官阔绰。正今陆澹园也腰束一条时尚的鹅黄围腹，较两位学友的气派要宽裕得多了。

说到这里陆澹园又用一只手指着承茵：“你们那里怎样？画卷有标题作交代没有？”

徐承茵只连续地摇头两次。这时候只有李功敏还是默默无语，他斜面对着镶银竹箸上的刻字直看。竹箸上的刻字为“人生一乐”。乐字用行书，写如牙字多一捺“牙”。箸箸如是，自甲子、乙丑、丙寅年间至今并无不同之处。但是李功敏——于今国子监的助教——看去的时候好像当中有很多值得思量之处。陆澹园打破他的凝思。他发问：“敏兄，你看如何？”

李功敏放下竹箸，又慢吞吞地喝了一口茶，才以长兄的身份讲出：“我的看法仍和以前一样，新政行得通行不通不是我们三人可以解决的问题。我们的办法无乃安分守己不求急功。陆兄既已升了官，徐兄也为画学副正——”

“画学谕。”徐承茵更正了他。

“好，就是画学谕，也是正九品。于今朝廷待遇的俸禄也不算过薄，听说今年春夏之间禄米还要增加——”

陆澹园据所知插入：“最低限度以前的每月二石，今后一律

三石。”

徐承茵听得这消息也不免感到兴奋。月入三石。他在东京并无眷属。要将三石禄米的领单卖出，又有两季绢布，又有街上作画的出差费，则月俸的十四千总也可省下七千八千。蔡太师的新政对各人目前衣食上讲倒确有好处。

李功敏又拿着筷子上的字在看，可是这国子监助教并未就《说文解字》阐释篆上篆文，而在继续着他三人遭遇的话题：“我想人生上最重要的莫过于知足。两年前我们来到汴京，时值朝廷更变法度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我们错过机缘没有赶得上进士及第，荣宗耀祖，这算是不幸。但是不幸之中也有大幸。因为如此大家都能入学就业。据现今的办法一万七千多人考六百个进士，即算皇恩浩荡将名额增至七百，也仍是大海捞针，并没有探囊取物的容易。与其考得不中铩羽而归，倒不如大家都捞得一官半职的实际。”

可是他的解释触动了徐承茵胸中之不平。“功敏兄长，”他不由自主地说出，“话不是这样讲的。当初废科举，兴学校，此乃朝廷制度，我们没有话说。可是学校不行再兴科举，我们也应当一体参与应试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”

李功敏这时放下了竹箸说：“你说礼部应考是你的本分？”他睁大眼睛向徐承茵质问，“有些应考的举子还说一体入学才是他们的本分呢！即是我们的太学生还相信我们学书学算学画的才逢得天赐良缘呢！一年半进学，两年得官，他们还在羡慕我们。于今考进士还不知道能否继续。如果照陆兄说的新法准行得通，将来朝廷就要把你们首批学算学画的当作头等人才。其他科举出身搞九经十七史的只好瞪着眼睛看。”

陆澹园笑着说：“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。”

李功敏说：“你们还不相信。只要问我们的学生，你问他们还是现在待着守株待兔的准备科甲好，还是像你们一样一心就业的好？”

我敢担保十人中之九人和我们一样的先捞得一官半职。”

徐承茵心里明白，李功敏虽然和他及陆一样没有考上科举却上得书学，于今任职国子监，不论好坏仍是正途。即使朝廷政局有何变化仍不能动摇他的事业。况且门前桃李，将来总有几个太学生会功名上出头。来日记惦着老师，也免不得一番照顾。不像他和陆澹园一样一切靠蔡公新政。万一新政垮台，则两人前途全无凭藉。

徐承茵杭州府钱塘县人，他祖先徐新铨与徐新鉴二人在唐朝末年随着吴越王钱创天下。新铨为指挥使，新鉴为王府宾客。徐门也是第二流第三流的世家。发迹之后，他们来杭州城外靠湖处合造一所大厦，时人称为徐家大屋。又请了一位儒师作有辈名诗，读如：

“新庭流彩，嘉贤同攸，积德承福，鸿瑞永休”。意思是兄弟和睦，既有光亮的新居，两房子孙也必效法祖先愈会攒积，将来继宗承业，保存着他们的胸襟之抱负和吉祥的嘉兆。不料钱家四传而有立嗣之争，吴越王钱为钱所废，徐家亦遭波及，总之即是兄弟叔侄，参加对立的两方面，弄得两败俱伤。徐承茵的一房出自新鉴，虽然没有和新铨一房一样的子孙流散，也就声望大不如前。及至大宋年间徐家大屋早已水塌，新建的大厦，也远逊于昔日的规模，只是人家还知道杭州小西门外有徐家新屋，于今又已百年，徐家新屋也已早为徐家老屋了。

照辈名诗上看去，徐承茵之“承”字乃是徐新鉴之十世孙，至此新鉴一房也曾一度中兴而再式微。除了有些支裔迁居各地自谋生计外，各房人众聚居在老屋，内不免湫隘，田产则因分析卖当而萎缩。徐承茵的父亲徐德才因着家计曾一度于杭州明金局任采办之职。明金局为朝廷供奉而设，内中有些物品须要装潢铺垫。徐德才因为与城内街坊熟悉，因此得替局内办事的宦官作中介人。采办也非固定的官衔，也不过是供奉时方便的称呼，所得三千五千，不过口。

徐承茵原名承恩。也只因徐家缺乏读书人，才让塾师给他取下一个尴尬的名字。徐承恩长大读书之后深觉得自家名字一看就像宦官仆从或他人之佞，曾屡请本县儒学教授改名。教授称姓名已填入县中小录坚持不允。复一日承恩又谒教授。这次教授倒不待他开口业已道出：“你运气好，现今查出三十年前县里名单已有徐承恩其人，三个字一笔一画与你的姓名全部相同，如此你可以依例改名。我正在申请将你的恩字下面除心，你今后可称徐承因！”承恩仍是不快，因为承因可误为尘因或澄音。只是刚离开了宦官之名分，又带上了释氏沙门的色彩。教授也看出了他的意态怏怏，就说：“这名字已填入姓名录里去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再在因字之上添一草头，看来还添得上，也不显痕迹。这可算通融方便已到尽头，不能再改了。”

如是徐承恩，初为徐承因，终为徐承茵。

及至省里应考也发生了问题。原来学子应考当什伍联保，不能有孝服未除，僧道反俗和工商异类的混入。这“工商异类”的名目在太祖时已经见诸文书，以后也无人关注。此次则因徐承茵的父亲徐德才曾任明金局采办，有人以匿名信告到府里称徐家非仕非农不能混杂入举子试。府里教授召集应试的学子评判。仁和县的李功敏和余杭县的陆澹园本来和徐家有来往，至此仗义执言，说明徐德才并非匿名人所告之徐得财，既非市侩，尤不是工商异类。实际上徐德才源出钱塘望族有若干人证物证。据此徐承茵才能参与府试。有了这段周折，三人成为莫逆之交。及至来到汴京，大家无缘参加礼部会试与明俊殿的殿试，更觉得风雨同舟。他们在所谓“郡斋”，亦即临安会馆食宿的时候，已是朝夕与共。以后经过所谓甄别考试，三人入不同的学校，但仍不时聚首，一则探问家乡消息，一则交换各人就学进取的经验，借此窥测朝政对大家前程的影响。刘家缕肉店地方方便而不吵闹，正是三人喜爱处。

提及朝政和学规，则自神宗皇帝颁发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以

来，距今将近五十年，朝令夕改也不知多少次了。并且一朝罢诗赋，重德行；一朝又重策对，用字说一时《春秋》也不许用，一时又渗入佛老，廷试也三年一届以后又搁置五年不行，以致天下塾师都不敢相信自己。有些人将课读生徒的讲义分作两种抄本，蓝本为应付当今持政所提倡；另备白本讲义私用，也作为对付时局改变，须要归原复旧之张本。

徐承茵自束发就教以来即听得先生说起：“你看眉山苏东坡作《赏罚忠厚之至论》，说什么：‘可以赏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。可以罚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，不失而为君子，过乎义，则流而为忍人，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’这分明是胡说！未来有功则赏，犯罪当罚，法律总要有一个准则！怎么又由他苏东坡提出一个可以赏也可以不赏，可以罚又可以不罚之暧昧游离的境界！到头只能凭他苏东坡一人作主，凭己意武断，凡是迎合他的主张之人皆为君子，凡反对他的尽属小人！”

现在看来这先生也仍是脚踏两边船。他一面支持新政，痛斥苏东坡和司马光；一面也朗诵他们的文章，也令士子记在心头。于是倘若新政不行而复古，苏马复生，正邪倒置，他们已有准备。

并且徐承茵来自钱塘县，家又在小西门外，面对西湖，不觉对苏东坡先生有一番尊敬。他小时就听说苏公知杭州府，替本郡做了一件功德大事。原来西湖水涸，运河引海水通舟，一时杭州城内外地泉咸苦，居民迁往他处，整个市面有萧条之虞。苏知府发动军民十万人凿六泉畅通湖水。又把葑草拔除筑为苏堤。湖边则遍种菱角，又责成种菱人户继续铲除葑草。从此江潮不复入市，饮水甘美，人民安居乐业。他去后人民筑祠祭祀。即朝中贬苏为奸党，他在杭郡仍是香火不绝，即新来之地方官亦无法禁阻。

可是身在江南家乡有一段看法，现来阙下又有一种看法。原来苏东坡、司马光等人主张一切大而化之，雍容为一切之根本。王安

石的一派则重功利，不含糊马虎。改革派从重新注解经典做起。孔子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可见得富贵之本身并非即是不仁不义。孟子说：“王如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”也就是说好色贪财乃人之天性，只要上下同好，公开承认，又有何不可？于今蔡太师提倡的“丰亨豫大”也是这个道理。丰者大而多也。亨者通达也。《易经》就说出：“丰亨王假之，有大而能谦必豫。”亦仍是王与百姓同之，有政府作主，既已操纵了充分的物资与实力，今后继续扩张发展，也用不着夸大其辞，即断无不能通豫之理。

徐承茵也非冥顽不化。他起先以为贬司马光等三百余人為奸党，将姓名镌碑刻石，由今上御书于端礼门外，其子孙不得应试，皇室不得与之通婚，而且奸党家属不得来京师百里之内，未免做得太过。后来日子一久，把内外情势看清就知道党锢之祸与文官组织考选制度无法分离。既有科举则不能避免舞文弄墨，以文字上下其手的习惯。也无法遏止家庭亲族间的恩怨。谁不知道当今蔡太师之弟蔡卞，即是荆国公王安石的女婿，要他反对新法，也就是缘木而求鱼了。并且大家都知道司马光道德文章冠天下。朝中将他的名字列为奸党之首时，还有一种说法：当时做工的石匠拒绝把自己的姓名一并镌在石上，以免千载之后当戴着一个陷害忠良的罪名。可是现在看司马光劾王安石的表，内称：“安石首倡邪术，欲生乱阶，违法易常，轻革朝典，学非言伪，王制所诛，非曰良臣，是为民贼。而又牵合衰世，文饰奸言，徒有畜夫之辩谈，拒塞争臣之正论。加以朋党鳞美，新旧星攒，或备京畿，或居重任，窥伺神器，专制福威，人心动摇，天下惊骇。”这样的文辞也是尽其刻毒了，如果真的经过宸断批可，也是要置王安石等人于死地。怪不得新党得势也要斩草除根，务须杜绝诸人亲属子弟再来时，又以道德的名义翻案反正了。

只是当代新法与荆国公王安石的新法更进一步。蔡太师不仅怂恿今上行方田法，重榷运，也铸当十大钱，将京官薪给一再调整，

又整个改变学制。诗词歌赋都是无病而吟，供文人含糊其辞，用作道途讽刺，掩过饰非的工具。只将苏东坡之“可以赏可以无赏”变本加厉。学子须刷清头脑务必从正字习画学起，以便耳目一新。当然医算也关重要。他们应举而来的二千余人虽没有遇到考进士的机会，却仍给予甄别考试，内有字法、画笔、算数、医理四项。其中画笔一项出人意表之外的，乃是令各人自凭己意画茶壶一盏茶杯两只摆在盘中。大部学子只以为试题出得滑稽，于是画得东歪西倒，方圆失据。殊不知当局认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，即在这实际的地方着手。榜出之日，凡在书、画、医、数四科之中无一技之长的，一概遣送回籍。李功敏写得字好，陆澹园长于计算，已是由来有素。徐承茵之能以画见长，则来自一段奇缘。

原来承茵手短。大凡身长五尺半的男子，手长从肩骨至手腕最短也有三尺一寸。独徐承茵只有二尺九寸。他的手指也粗短。于是他写起字来，笔笔刚而突出，缺乏一般人的秀丽。惟独画茶壶他乃是能手。这也缘于他闭户读书作文时，他的母亲经常给他沏得一壶好绿茶。每当文思干涩，需要停顿休憩，重新考虑之际，他已养成一种习惯，也不离席，只是随着兴之所至的对着眼前事物写生——画茶壶。

初时他还没有体会得到：他一心只想将轮廓上的曲线绵延委婉的一笔勾出。画得多了，他才领悟弧形曲线无乃粗短直线连缀而组成。

他自己的粗硬笔法正符合此需要。只要这些短直线画得着实不虚浮，转弯之处只用笔抹过勾点，也就惟妙惟肖了。

当甄别考试题出之时，其他学生对着试题笑，他自己也笑。可是他所笑与人不同，乃不是像旁人样以为试题荒谬，没有叫受试者画山水景物竹篱茅舍之类，而画茶盏，他笑的乃是正中下怀。果然出榜之日他被送往画学，名列第二。后来第一名因生病而中途退出，徐承茵从此成为新成立的画学中之特殊人才。